

节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祭祀的观念,正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成为殡葬新风尚

扫墓时遇到这样一场音乐会

阅读提示

清明节前夕,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北京各大陵园积极引导社会大众以音乐追思、网上纪念、鲜花祭祀等方式祭奠,节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祭祀的观念,正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成为殡葬新风尚。

本报记者 蒋茜

4月1日上午,北京万佛华侨陵园的广场上,悠扬的乐声响起,是电影《千与千寻》的主题曲——《永远同在》。倾听着乐队的现场演奏,周伟萍的眼眶红了。

“没想到扫墓时遇到这样一场音乐会,挺好的。”她轻轻擦了擦眼角,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来之前心情很难过,在音乐的流淌声中得到安慰,想起亲人的音容笑貌,好像与她进行了跨时空交流。”

清明节前夕,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北京各大陵园积极引导社会大众以音乐追思、网上纪念、鲜花祭祀等方式祭奠,节地生态安葬、绿色文明祭祀的观念,正逐渐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成为殡葬新风尚。

“音乐是最好的慰藉”

50多岁的周伟萍是一名高中老师,平时就喜欢音乐,当天来给两个月前刚离世的婆婆扫墓,遇到了陵园首次举办的“生命如歌——万佛园2023清明追思音乐会”。

北京万佛华侨陵园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清明祭扫期间提供音乐抚慰服务,是想通过追思音乐会这种文明的祭祀方式,用舒缓心灵的音乐告慰逝者、抚慰生者。

音乐抚慰作为一种特殊的心理干预手段,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在上世纪6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目前,音乐抚慰已经在很多国家盛行,医学界通过临床实验认定,音乐对放松身心、缓解悲伤、振作精神等,都很有效果。目前音乐抚慰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临床治疗和心理咨询上,引导人们走出悲恸情



图为万佛华侨陵园的清明追思音乐会现场。

本报记者 蒋茜 摄

绪,重拾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

现场演奏的曲目经过了精心挑选,有《送别》、《天空之城》主题曲《伴随着你》、《天堂电影院》插曲《爱的主题》等。“选的曲子都特别契合,哀而不伤,我对这种服务挺感激的。”周伟萍说,“很多时候,音乐是最好的慰藉。”

60多岁的钟女士也很喜欢这个音乐会。“我最敬爱的启蒙老师和在工厂工作时的师傅都葬在这里,听音乐会时浮想联翩,恩师们对我谆谆教导的场景历历在目,他们对我的鼓励、对我人生的影响都让我心存感激,在这样的氛围中缅怀他们,有一种幸福美好的感觉。”

现场乐队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他们首次在陵园中演奏,非常有意。音乐是一种媒介,通过音乐可以让扫墓者在这个时段里与故人形成某种连接。她说,“生命很短,但音符很长,我们可以用音乐传递言语无法表达的情感,愿逝者精神长存。”

“悲伤”并非清明节唯一的基调,正如追思音乐会现场一样,有人感受到“哀而不伤”,有人体会到“幸福美好”。

据万佛华侨陵园负责人介绍,今年只是尝试和探索,后续将加大新祭扫方式的研究

推广,争取在生态文明祭扫上做出更多有益的实践,惠及民生,服务大众。

通过“数字科技”诉说爱和思念

一盏盏写着逝者名字的祈福灯从大屏上冉冉升起,一段段动人的家风故事、家训文字在大屏上徐徐展现……3月31日上午,太子峪陵园举办了一场以“铭记生命·数说家风”为主题的清明集体共祭活动。本次活动首次采用“数字科技殡葬”理念,将现代科技与清明祭祀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用“绿色、生态、人文、科技”的方式纪念亲人,传承家风,诉说爱和思念。

共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数字大屏实时展示虚实共祭场景,引导现场祭扫群众以“心灯寄情、静默祈福、文书复礼”的数字化祭祀方式与线上的家属共同缅怀逝者。人们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将想表达的情感通过声音、文字、图片的形式与家人实时共享。

一位参加活动的市民表示:“活动非常新颖,也很有意义,既弘扬中华民族注重孝道、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还能引导人们选择文明生态的方式祭奠亲人。”

据该陵园负责人介绍,此次清明共祭活动展示的数字墓位,是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去年刚引进的新型节地生态安葬产品,又称“数字科技殡葬”。北京八宝山礼仪有限公司是全国首家数字科技殡葬试点单位,太子峪陵园是全市首批5家数字科技殡葬试点墓园之一。

所谓“数字科技殡葬”是指利用计算机、通讯、网络、多媒体等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声光电等科技手段,集数字立体安葬、数字科技礼仪、数字科技祭扫为一体的新型安葬与纪念方式。

相关专家表示,数字科技殡葬使殡葬行业的生态从“自然生态”向“文化生态”转型,倡导“轻葬重祭”的殡葬新习俗,推动行业向着“解读生命意义、传承生命文化”的方向转型升级,既实现传承优秀家风文化的时代使命,又缓解了土地资源压力。

礼赞生命回归自然

4月4日,细雨飘飘中,以“生命归海、大道自然,清明春念、追远怀思”为主题的北京市生态葬清明公祭活动在长青园生命纪念馆隆重举行。

在低回的乐曲声中,工作人员恭诵祭文,褒扬节地生态安葬,礼赞生命回归自然。随后,大家来到生态葬纪念碑南侧。湖畔微风拂柳,芳草茵茵,生机盎然,伴随着轻柔的乐声,家属代表一一上台,在互动采访中回忆亲人往昔点滴,表达浓浓思念。

活动现场还安排了花瓣送福、丝带传情、寄语怀思等环节,引导家属和群众通过多种低碳、生态、绿色、文明的方式祭奠亲人。

北京市2023年度自然葬安葬仪式也同步启动,32位逝者在礼兵和亲人的护送下,长眠于长青园的青青绿色之中。据了解,以骨灰撒海、骨灰自然葬为代表的节地生态葬,正在成为北京市骨灰安葬的主流。

此前,4月2日,“情融渤海,爱寄沧溟”2023年京津冀骨灰撒海启航活动在天津渤海湾隆重举行。伴随着低沉的汽笛鸣响,载有34份逝者骨灰的“国宾9号”撒海专用船舶离国际邮轮母港码头,缓缓驶向蔚蓝大海。家属代表登上甲板,将逝者骨灰伴随朵朵花瓣撒入海。

无论回归土地,还是回归大海,都是回归自然。在孕育万物的泥土里,在奔腾不息的海水中,生命将以另一种方式走向新生。



公益足球课走进秦岭山区

4月6日,在陕西省柞水县实验初级中学,学生们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足球训练。

乡村公益足球课堂是陕西公益足球邀请赛下设的公益性活动,曾先后走进陕西省30余所中小学,活动倡导“公益足球、快乐足球”,为广大青少年爱上足球运动创造了良好条件。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G 民声

乐见更多老人不避讳立遗嘱

朱玥

近日,中华遗嘱库发布白皮书,通过对该遗嘱库登记保管的进行统计发现,近10年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逐年降低至68.13岁。

其实,在近10年间,还有一个数字在变化,就是平均寿命在增加。中华遗嘱库2013年成立于北京,以当地户籍居民为例,2013年当年人均期望寿命为81.51岁,2021年则是82.41岁。10年前立遗嘱人的平均年龄,与预期寿命之间只相差4年,而今则相差12年。换言之,10年前许多老年人是年事已高不得不立,而今则是不少健康老人提前安排,主动立遗嘱,甚至出现了年轻人立遗嘱的情况。

有一种老旧观念这样认为,对于死亡应该忌讳谈论,推而广之,立遗嘱在许多家庭里,是一个避讳话题,老年人闭口不谈,晚辈也不敢主动提,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孝顺”。但未立遗嘱对于家庭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在不损害遗产效用的角度来看,未立遗嘱导致遗产长期无法有效处分,不利于社会生产和家庭生活的需要,不利于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其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家务事本来就是“清官难断”,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即便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亲人之间产生的情感裂痕也很难弥合。这样的裂痕,是每一位逝者都不希望存在的。

也就是说,如果由故去的被继承人通过合法有效的遗嘱分配遗产,将会大大减少因遗产分配活动造成的亲人之间的情感摩擦。从这点来说,不避讳立遗嘱,是一种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在实际中,立出一份有效的遗嘱,也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是有一些法定要件的,并不是随便手写一份就能发挥效力。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的。对此,《民法典》的“继承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司法解释都有详说明。

但在现实操作中,被继承人并非人人都是专业的法律人,在实际立遗嘱过程中会有诸多疑问,也有可能因为缺少部分关键要素导致遗嘱失效。正因如此,有关方面在普及继承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也应当加强法律服务,优化相关流程,为有立遗嘱意愿的群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毕竟,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财产增加,加之社会观念的变化,立有效遗嘱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给有意愿立遗嘱的群众以必要支持,有利于提前化解矛盾,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多地项目建设者清明祭奠先烈

本报讯(记者张坤 通讯员周舟 谢杰夫)清明节前夕,湖北多地建设者纷纷采取各种隆重而庄严的形式,祭奠革命先烈,传承革命遗址,奔赴全新征程。

在湖北鄂州,中建三局项目建设者联合鄂州市华容区应急管理局共50余名党员和青年员工,在鄂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共同悼念革命烈士。在湖北天门,中建三局沪渝蓉高铁10余名建设者前往天门市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缅怀先烈志,共筑中华魂”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湖北安陆,中建三局南航武汉天河机场北工作区机务及配套设施一期项目党支部联合广州南航建设有限公司(华中)党小组,开展“清明节红色联建”主题党日活动,聆听红色故事。

“作为新时代的的建设者,更要在助力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扬英雄精神、传颂英雄故事,以打造扎实的品质工程为目标,构筑起当下的幸福生活。”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光谷科学岛环岛路项目党支部纪检委员刘勇华说。该公司沪渝蓉WYZF-1标项目天门北站青年员工郭昂说:“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为祖国的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悉,每年清明节期间,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在建各项目部都会组织开展“烈士祭扫”主题党日,通过活动赓续红色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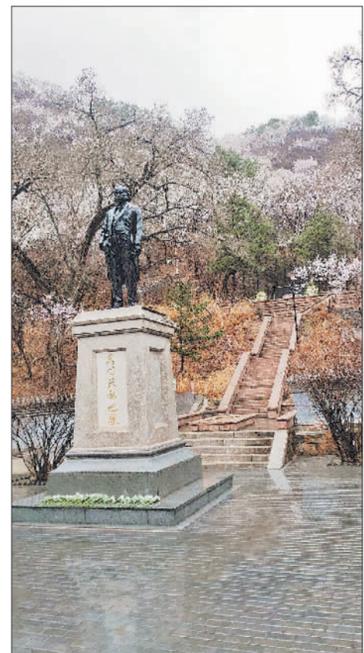
天津六大工程推动文旅融合

本报讯(记者张冀 通讯员程志会)记者日前从“天津文旅品质年”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天津出台《文旅品质年实施方案》,推出“串珠成链”聚集工程、品牌整合优化工程、“1·游天津”四季场景打造工程、高端展会拉动工程、“引客入津”拓源工程、服务质量提升工程六大工程,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全力打造国内文化旅游目的地,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介绍,《文旅品质年实施方案》聚焦天津市委、市政府部署的“十项行动”,以推动天津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的,以提升文旅品质、满足游客需求为中心,以“串珠成链”为主线,遵循“打好海河牌、用好洋楼牌、念好山海经、做好融合事”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旅游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拉动作用。

杨宝华、杨存信父子在青龙桥火车站累计工作71年

父子接力守站71年,见证“新时代的奇迹”



图为位于青龙桥车站的詹天佑像。

本报记者 赵昂 摄

从“转辙夫”到“扳道工”

在车站展示内,有一个展板是“青龙桥车站早期部分职工入职时间表”,这里展示着24个名字,还有他们的肖像照,入职时间和职称,职称是他们在入站时填写的,杨存信从档案中一个个找到。1951年入职的杨宝华,职称是“站务工”,在他之后于1953年入职的徐昇,职称是“扳道工”。但是1932年入职的闫岭、1933年入职的杨善华,职称是“转辙夫”。

“‘转辙夫’就是扳道工。”杨存信告诉记者。解放前,铁路工人的工种用“夫”来称呼,例如“钩夫”“站夫”等。解放后,名字变成了“工”和“员”,例如“扳道工”“值班员”,这两个职务,杨存信都做过。

青龙桥车站位于山谷之中,群山环绕,距离居民点较远。“最初设置这个站,其实是为了列车转辙、机车转头和转换运行方向,后来有很多人在这站下车去八达岭。”杨存信说。从车站看到,铁路另一侧二三百米外有几排平房,这些平房也是与京张铁路一起建成的,用作铁路工人宿舍。杨存信就出生在这片平房之中,他生于车站,又工作于车站,最终从车站退休。父亲告诉他,当年车站要用煤油灯作为信号灯,天黑了要挂煤油灯,天亮了再摘下。车站的煤油用量大,父亲要背着煤油壶,翻山越岭徒步30里去延庆县城买煤油。即便家距离车站很近,但父亲也经常因为值守而无法回家。

车站的展厅内保存着当年的手摇电话机。杨宝华工作时,京张铁路是去西北的干线铁路,一天一夜要走32对64趟车,值班室里最多有16部电话,都是手摇电话,值班时一个电话没接到或者接错了,都有可能出事,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在山里,一天两天,你觉得景色很美,但如果告诉你,你要在这里工作一辈子呢?”看着父亲的辛苦,参加工作前,杨存信曾想,自己找一份普通的工作,正常上下班,有休息日……但最终,他还是接了父亲的班。杨存信还记得上班第一天,父亲曾将他带到詹天佑像前谆谆嘱托,“工作要认真,不怕吃苦,你

选择干一天,就把这一天的工作干好。”

这是一座宝库

很快,杨存信就懂得了父亲这句话的含义,坚守在小站并不容易。他将记者带到了一间值班室,指着房门说:“我父亲1951年来到这个站时,第一天就睡在这个房间里,第二天,大雪从门缝里渗透进来,在地上形成一个‘7’。这个房门,距离屋内的火炉不过数米,天寒地冻可想而知。”

比自然条件更难的是寂寞和枯燥。站里就这么几个人,在山里每天日复一日地重复工作,几个人的小站用不上食堂,到岗前买好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值班的两个人,就这样度过不眠的一夜又一夜。41年斗转星移,杨存信干过扳道工、值班员,1991年,29岁的他当上了站长,一当就是31年,直至退休。

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条线路的运输任务少了,但慕名前来的游客多了,他们会找站长问问题。“为什么詹天佑铜像,下面写的是‘詹天佑之象’?”杨存信一时答不上来。“我是当站长的,这个问题答不上来,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可我又问谁呢?”他如是说。

杨存信找到了詹天佑的孙子詹同济,其也是詹天佑纪念馆的首任馆长,对方送给他一本书,答案有了:铜像除身高外按詹天佑原貌铸造,“见象如见人”,所以用“象”。

就这样,在坚守小站的漫长时间里,杨存信开始挖掘、收集青龙桥站乃至京张铁路的资料,渐渐的,他发现,这是一座值得深入研究的宝库。比如,外文资料中将这条铁路称为喀拉干铁路,而在国内,张家口车站的旧照片也显示,站牌拼音部分用的是“KLAGAN”。后来杨存信见到了张家口来的专家,这个词来源于蒙语,意为“好大的门、货物进出的口子”,指的就是写有“大好河山”的大境门。

越研究越感觉到自信

在车站内,还有一些特殊的石碑,上面画着特殊符号,其中一块画着三横三竖,还有一个“上”字。2011年,这些石碑在路基旁边被

发现,杨存信和同事们将石碑小心翼翼地运到青龙桥车站,但没有人能看懂石碑上写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一位建筑老师傅到了车站,告诉他这叫“苏州码子”,是一种我国特有的传统记账数字。在铁路学者张辉的帮助下,这些数字被破译了,三横三竖加一个上,就是1/33上坡的意思,这就是京张铁路的坡道碑。

根据《京张铁路工程纪略》,京张铁路全线开通时采用的标志,有里志牌、桥志牌、坡道牌、道拔牌和放汽牌共五种碑使用了苏州码子。“越研究厉害,就能感觉到中国工程师和中国工人的智慧,我们要有自信。”杨存信说。

2015年6月30日,青龙桥站迎来了特殊的客人,送来了几张拍摄于1937年6月30日的青龙桥车站照片。照片的拍摄者叫孙明经,客人是他的后人,当时孙明经同意将照片送给站长,但一周后硝烟燃起。2014年,杨存信从一本影集中看到了照片,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孙明经的后人孙健三,78年后,这些照片回到了车站。

在地面上,杨存信寻找着历史,在地面下,新的历史已经被创造出来。在青龙桥站下方,新的京张高铁已经通车,这是世界上首条时速350公里的智能化高速铁路。“高铁,就在咱们的脚下,4米,你感觉不到震动。”杨存信对记者说,“就这么穿过去,施工期间完全没见到人!”

地面上的铁轨,见证了“从无到有”,代表历史文化的万里长城,与代表工业文明的京张铁路,在青龙桥站形成了平面交汇。他们也都是中国人建造的。地面下的高铁,见证了“从有到最”,它与京张铁路“人”字形铁轨形成了空间交汇。站台的纪念碑上,详细描述了线路图,可以看到,詹天佑留下的“人”字形铁轨,被加上了高铁的直线,变成了“大”字。这一笔,用了110年。

“我们父子俩,在这里守站71年,我们见证了新时代的奇迹。”杨存信说,“我想,詹先生,他也一定看到了。”现在,即便已经退休,但他还在詹天佑纪念馆从事着历史传承的宣讲工作,将“百年京张”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